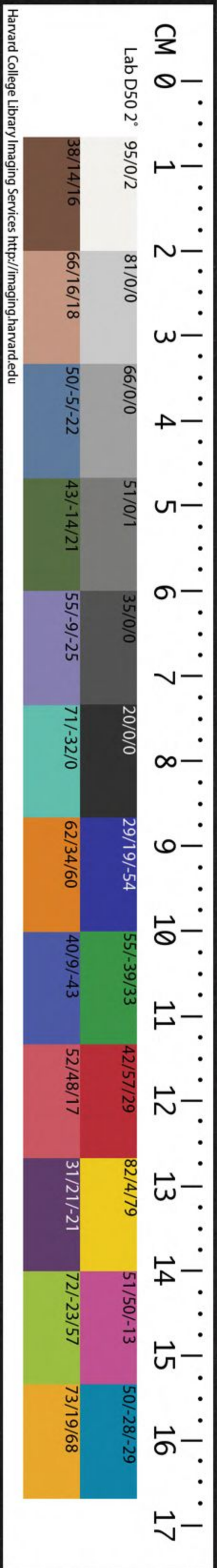


T2720/296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8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八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朱國禎輯

閣臣

國朝閣臣惟三楊和衷南陽深不滿于文貞歷數其短  
洛陽餘姚共事遇明主號稱極盛旋遭逆豎共患難卒  
得令終長沙委蛇補救甚多新都承其後卓然名世南  
海能揣已讓賢千古僅見永嘉剛愎逼逐鉛山鎮江幾  
無人理分宜陷貴溪至死華亭柔分宜而傾之凡若此  
者原非同調便生異心小者逞口誅大者動殺機勢逼  
使然深心獨運然未有新鄭之知江陵與江陵逐之之

大專記 卷三十一  
狠者大權驟握必危高位久居必跌此後出以和平持以黽勉受腹心之寄而猜疑乘之罕事權之秉而議論侵之局又大變矣

嚴分宜殺夏貴溪

以後書縣或書姓取便

獨當國雖有許靈寶張

茶陵不久于位徐華亭副之凡十餘年委蛇相從而嚴懲前慮後待接頗殷勤從中默默救正甚多四十一年嚴氏敗徐遂當國請添閣臣不允惟袁慈谿同事四十四年嚴世蕃市斬慈谿亦卒請添又不許尋吏部尚書得入者二人亦未久卽歸先三十一年二王出就婚裕卽講官用編修高新鄭簡討陳西充景王皆簡討示別

然人言藉藉謂嚴有二心世蕃一日造新鄭曰某父子事二府低昂在心因主上多疑外間形蹟不得不少渾合乃聞殿下微有介介何也曰某史官之長頗有虛名尊公推擇首用進講此默寓東宮之禮殿下亦深識此意但不敢明言卽中外意下亦自曉然公何所聞爲此言且休矣某在此可以相信矣世蕃實以新鄭伉直有懷卽吐故以此試必徵詞色應之事真情摯大喜而去然宵小煽動其說益長甚有摭拾裕邸較尉酒食小過報于錦衣陸炳上之炳亦欲因此探向背疏入候苑門外上覽而呵曰炳大膽得無驚動哥兒擲去不省

炳爲驚悸嚴亦心死而外亦竟無知者方士陶仲文聽  
選時故與新鄭相遇卜其必貴至是來通殷勤却之曰  
公天子幸臣某王府老長史也交結近侍國有常刑獨  
不鑒覆轍乎既自負才氣侃侃日益發舒每進講聲宏  
語壯昂立班中王傾聽敬禮殊甚嘗問曰余出藩先生  
資高能屈同行坐僉事下乎長史與僉事同品坐其下此舊制也叩首曰  
殿下無爲此言惟益起孝敬以人合天必有大福時官  
府雖隔絕而小豎覘報無虛晷上悉其狀凝然不發  
一語雖殺楊焦山郭中允而意义已大定矣高亦益引  
嫌移居傍王邸與朝士日遠舊知契同年皆以王官目

之不復加意惟張江陵數過從慷慨譚天下事人莫能  
測久之陞爲祭酒凡邸中有事雖夜半必馳馬問之于  
嚴氏爲門生進見頗露桀驁態視世蕃茂如嚴生辰同  
鄉皆集高往候送出徐曰有古詩二句恰相似嚴問何  
詩曰大雞昂然來小雞拱而立蓋俗謂江西人爲臘雞  
頭也嚴大笑無如之何又心薄華亭形跡甚踈雖曲意  
相待終不屑往已積資至侍郎學士裕即天表非凡天  
序已定景即之國卽薨無東宮之稱而有其實高勢亦  
日重乙丑典會試世廟多忌諱各鄉試以句字犯而  
得罪者甚多有杖死者邸中第一子生入直侍郎閱如

霖賀表中云慶 賢王之有子賀 聖主之得孫 上  
大怒劍擊其䟽曰可斬渠先子而後我降俸三級出爲  
南禮部尚書慈谿其門生也止之曰師旦夕大拜一去  
南不可復至矣蹙額曰吾以逃死諸子自爲之其危險  
如此至是高孟子題一節中有民之秉夷句北虜方疆  
歲歲入邊 上憂之甚督撫以下死者已數人見之震  
怒曰夷有何德而好之以問華亭曲爲解時方得君

上亦春秋高漸平恕乃霽威若一二年前必重得罪雖  
救無所用力矣明年三月以禮部尚書同吏部尚書郭  
安陽兼大學士叅機務徐引之也明知藩邸必嗣位以

此收之事徐無加禮且侵之徐曲忍若不聞又明年十  
一月 上疾給事中胡應嘉彈高不忠二事一言拱拜

命之初卽以直廬爲狹隘移其家屬西安門外寅夜  
潛歸殊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 皇上近稍違和大小  
臣工莫不籲天祈祐拱乃私運直廬器用于外似此舉  
動臣不知爲何心拱䟽曰臣進閣內直得賜直房前後  
四重爲楹十有六從來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得  
之方自以爲竒遇乃謂臣嫌其狹隘豈人情乎緣臣家  
貧無子又鮮健僕乃移家就近便取衣食爲久侍 皇  
上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在直諸臣每遇紫宸殿展禮

必攜所用器物而去旋卽移回相率以爲故事而科臣又借此誣臣尤爲不根應嘉前此本無怨于臣每見亟稱臣爲大材近因臣所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罷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忌臣之入直而乃以爲出直昔則稱爲大才而今則論爲非才情態反復如此惟皇上裁察䟽入會 上病未省華亭票照舊供職批出應嘉揚州人與徐同鄉益致疑謂應嘉承望爲此兩人隙始構互相根拊小人交關其間幾致黨禍實此一䟽啓之越三十餘日 上崩徐草遺詔建言者召用卹錄見監者釋放方士各正刑章文盡撤西苑諸殿匾額高

大不平謂發揚 先帝之過且云所草一字不通華亭徐曰起結處亦無不通高攘臂而出 穆宗卽位改元二月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曲庇鄉里考察不公以私憤謫給事鄭卿御史胡維新徐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首犯禁例擬 旨黜之臺諫疑出高意給事中歐陽一敬論救語侵高下所司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等復以爲言徐奪于衆論亦自悔改擬調用而高又疑一敬之疏徐實與聞嫌隙愈甚京察拾遺南䟽至高亦與焉前此所未有也 五月御史齊康劾華亭險邪貪位專權蠹國狀復言 先帝往欲建儲階堅執不可

及 皇上登極有疑懼心遂詐稱病以嘗 上意又與  
大學士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令階春芳  
安心視事於是階疏辭言齊康劾臣過惡皆曖昧之事  
謂父子請托則各部當事之臣可以召問俱不必與辨  
至 建儲一事係臣阻撓尤爲妄誕臣昔在禮部曾四  
疏請立 東宮不報及備員內閣 先帝嘗問及傳繼  
于是恐啓他釁以故不敢贊成而 皇上之仁孝曾懇  
爲 先帝陳之至今繳進御札及臣所藏皆可查對亦  
何待臣之言而後明耶獨臣父子叨逾已極屢滿處盈  
昔人所戒乞罷臣父子官以謝言者 上曰卿夙効忠

懇朕已久悉茲當初政方切倚毗豈可遽以浮言求退  
宜遵諭卽出供職是日春芳亦具疏乞休 上並溫旨  
答之不允於是科臣陳瓚歐陽一敬等道臣凌儒張櫟  
等交劾康爲拱門生聽其指授宜寘諸法而大理寺丞  
海瑞言階事 先帝無能改於神仙土木之悞畏威保  
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亦有  
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于拱左都  
王廷言拱前後被論不行引咎輒復逞辨以故言者不  
已康懷奸挾私黨邪誤國不重治之無以慰人心定國  
事是日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深等各奏康妄言



大事記 卷三十一  
上納其言乃重謫康而諭留階始康疏上科道諸臣集  
闕下相與唾罵之一敬尤不勝憤首疏論康而康亦論  
一敬互相指爲黨邪譁然攻訐無復忌憚高前後疏辨  
詞旨頗激言者益衆極言醜詆連章特疏不下數十其  
持論稍平者勸 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而其他  
輒目爲大兇惡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劔誅拱以必去  
拱爲快御史巡按在遠方者轉相倣倣卽不言衆共趣  
之大抵隨聲附和而已高旣稱病乞休疏屢上 上爲  
遣醫診視宣諭賜賚恩禮有加終不出求去益堅乃報  
許馳驛還仍賜白金文綺行人護行明年七月給事中

張齊劾華亭事

世宗十八年神仙土木皆所贊成及

世宗崩乃手草

遺詔歷數其過階與嚴嵩處十五

年締交連嫺魯無一言相忤及嚴氏敗卒背而攻之階  
爲人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者諸邊告急畧不省聞惟  
務養交固寵擅作威福 上曰徐階忠誠體國朕所素

鑒張齊輒敢肆意詆誣調外任用徐數辨求罷畧言修  
撰玄文臣不能獨辭何所逃責未壽宮之燬臣見 先  
帝宸居無所又係 成祖舊宮似宜修復委實不能諫  
止亦無所追罪其餘三端板升一節已經下部覆准施  
行而臣等遇 皇上登極之初擬上詔條先已及於招

徠去冬會議防邊又已申明其說中間行之力與不力  
乃在邊臣非臣等所能代爲也前歲先帝所頒遺  
詔草雖具于臣手然實代先帝言也臣不自量欲于  
文字之間成先帝之盛德贊皇上之新政是以有  
蓋愆成美端仗後賢等語實非敢彰先帝之失也臣  
與嚴嵩同官安能盡與相違然中間勸諭調維固亦多  
矣其後事敗御史鄒應龍林潤等據公論以劾奏于外  
三法司錦衣衛按公法以議擬於中先帝秉公道以  
主張於上古者大義滅親誠以國家爲重也推齊之意  
則爲人臣者必當不顧君父而惟私交之是重然後爲

君子長者之道歟斯則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者也臣淺  
才薄德無補聖時嘗累疏求退茲益何顏立于百僚  
之首伏乞聖明削奪以謝言者疏入上令卽出視  
事不必再辭再疏乞休得允左都王廷等乃發齊奸  
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宜大時有鹽商楊四和故與  
齊父棟相善齊入其賂數千金還爲言恤邊商革餘鹽  
等數事皆窒碍難行爲階所格四和見事不遂復抵齊  
父索金蹤跡頗露齊內慚且恐得罪乃借以攻階爲名  
黷亂無狀宜正刑典疏入上以齊旣受財枉法令錦  
衣衛逮齊父子及諸疏內有名者送鎮撫司鞠實以聞

後皆遣戍尋釋爲民徐旣歸閣中止李興化先芳與張  
二人李和厚不爲衆所忌自狀頭凡十九年入閣張明  
慧深刻華亭號知人深賞別每館中事請進止必曰問  
張太岳張亦數數告歸卽二王講官之選不與至嘉靖  
四十二年尚爲諭德時修承天大志徐以少師李以少  
保總裁纂修者止張一人猶以前銜供事越一年官與  
李相次益徐之優遇如此高亦深知之過從靡間議論  
多相合方爲祭酒張爲司業愈繆密張謂高曰若撥亂  
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卽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抑公才敏而性稍急  
若使吾居傍效箚弦之助亦不可無聞者以爲確論然  
華亭精密輸心腹其交不替高爽朗而踈名高位尊引  
重藉之同升相形相軋待間而發終非好相識者而徐  
在事久家富傳言有田十八萬畝諸子嗜利奴僕多藉  
勢縱橫蘇州太守蔡國熙清勁執法徐主僕出沒其間  
有所干請不遂又撻其僕蔡一日以事如松群僕裸而  
逐且詬之至是蔡轉蘇松兵備繩以法不少恕瑞亦僉  
都撫應天方瑞下獄階實用意保全其初僣罪故令法  
司重之嘗 上意益 上懷疑凡輕僣必重處重則沉  
冷未卽從階探得要領從中幹旋瑞疏得留中深感之

而人壽張謂徐欲殺瑞賴 上聖明不聽因怨入骨高  
故遣之修怨而瑞擢巡撫高尚未出山也惟瑞專抑豪  
強來訴者無不准行勿論虛實有司承風斷給徐氏允  
多諸子至囚服待理徐令人持刀侍側有急卽自裁人  
皆危之此際紛紛難以口舌勝尋趙內江貞吉入閣十  
二月吏部尚書楊博致仕起高理閣務攝吏部事內江  
起廢以禮部侍郎掌詹府 上方幸學祭酒胡杰不任  
調去趙有威儀善談說署監事進講明明 上屬自己  
陞南禮部尚書一日問曰髯而善講者何在仍召還大  
拜 上在宮中每每念高不置故相次發旨趙在京卽  
履任凌張視之若無高繼至張極言趙之橫且曰公遲  
至兩月不能待矣趙亦訾張之短高爲兩調稍解而趙  
喜任事更張京營與兵部尚書霍冀交訐冀勒歸營務  
竟亦仍舊高持之無所左右遂相失高旣掌吏部不自  
安會左都王廷致仕以趙掌都察院欲照嘉靖丙辰年  
考察言官其時閣臣李本署吏部奉嚴氏指專行都察  
院不得與至是趙上疏以爲不可高請會同示公且平  
其氣比蒞事議不合大詬然終不能勝高遂爲高門人  
給事中韓楫所劾有庸橫大臣之說趙奏楫言官也其  
惡臣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考察科道一事與大學士

拱意不合蓋拱欲藉手 聖諭以報復私憤故臣冒死  
陳請以阻其謀既不得 命卽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  
兢惟拱言是聽楫謂臣極力救解恣意抵排者何人考  
察之事甚密楫亦在數中果何人以此言告之又劾臣  
爲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 上  
以拱權太重故畀臣彈壓之司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  
之術也僅以此一事與之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  
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  
臣直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僅隔日趙與致仕  
殷士儋入閣又與高競未一年亦去高出理部事入叅

閣務興化爲首揆受成而已遇大事立決高下在心應  
機合節人服其才比于排山倒海未有過也惟恩怨大  
明異同難化并遺詔亦有所翻如方士王金等免刑加  
恩及加秩者亦爲報罷皆自華亭起見人莫敢爭又念  
張齊欲直其事齊上疏自白則韓楫已爲吏垣都給事  
中矣疏下刑垣例有抄送有抄叅甚者叅寢舒化爲都  
給事中持之欲寢其奏楫強爭謂自古諫官論罷宰相  
因而受害俱是常事然未聞直坐贓罷官謫戍者今宐  
法司究虛實實則罪無所逃不則辨明量還其官舒終  
不聽亦會舒以他事陞叅政齊再疏送部補官年中得

爲順天治中而楫驟信用越資居省臣之長頗規以無念舊怨一切當持以平初聞亦自悚然比臨事意有所之都不復覺亦生性然也聲勢旣重于徐似亦相忘而張齊一案顯爲之標徐頗震駭傍觀者愈揣摩尋釁陸光祖方以少卿家居深爲扼腕陸先在吏部每以事與徐力爭必申而後止徐每每優容至是獨造其家存慰且解之各司風指不可承奉攻訐不可久開聞者頗爲感動并詰瑞曰公在朝固有持平之論今撫此土使元老不得保有家室是誰之過愕曰安有是或徐氏自取其奈之何蓋素以秋肅當陽春心雖無他面則甚冷竟不克從中少加委曲也居無何瑞在事苛碎被劾高覆言志大才疎原官調督南儲朱大器代蔡國熙亦調山西督學徐事稍解而京中店尚未收傳言有本十四萬方世宗末年多妖寇潛入京師奏聞官軍往捕不能得徐益以家人乃就擒于是門下頗蓄武健士備非常至是尚往來道路小人流言謂將不利于高頗惑之一日韓楫來見聞噪呼之聲甚厲暨出見色猶不平問盛怒爲何曰徐老我未曾尋他日遣人來京圖我楫曰且息怒天地間豈有是理朝廷宰輔渠豈容易使人害得色少霽因曰無信小人架捏此輩造事端踵門求見

激怒往往皆然高意乃解既別適一聽事人犯事當笞  
楫試令曰今一罷閑主簿潛居某處營求害人果能訪  
出當貸汝罪其人去少選報曰有數人不知幹何事見  
在對奕楫卽令擒之給事宋之韓亦至恐有隱匿脫放  
亦自隨去果獲二人其一顧紹爲徐諸子虐害赴京陳  
訴徐遣人馳解正索重賄其一孫五原舊掌詹禮部尚  
書孫承恩家人投徐掌京店者凡往來簿帖俱搜至中  
一禮帖係蔭子知府孫克弘送首揆二百金求河東運  
使首揆其父門生也遂以二人付兵馬司聞于高曰欲  
重處則科中奏聞行法司提究若從寬則當令巡城御  
史發落高曰只今徐老尚說吾害渠若行法司益不可  
解盡焚諸簿帖御史王元賓叅孫克弘罷黜顧紹孫五  
充軍而舖中星散搶掠幾盡徐致書求解答書猶引乙  
丑試題爲感張又從傍調停孫元泰亦中辛未進士遂  
得安枕矣高決策定貢市合七鎮爲一歲省邊費百餘  
萬招安國亨出就理盡平兩廣諸蠻一時經畧慷慨直  
任皆有成功然興化不勝迫辭位去高居首當還內閣  
而居之不疑疏辭請忝閣臣皆不許獨張一人辦事素  
與內臣交通司禮太監馮保狡黠陽子子附名義張頃  
心結之保有慧僕徐爵極所信任每招致於家密謀傳

達高不甚防于部務方有大振飭張乘之暗收人心所用則曰我薦之也所黜曰吾言而不聽柰何楊太宰復起理兵部事冀還舊席高殊無意亦怨高合于張總兵戚南塘繼光俞虛江大猷征倭立功有名張甚向之俞在廣東被叅革任甫半月言于楊卽推福建總兵科謂大猷前日之革是則今不當推今日之推是則前不當革雖泛論實侵兵部叅將金科朱珏賊罪巡按論劾兵部覆行巡撫勘問撫臣何寬下運使發寧家方徵浙兵繼光奏以二人赴浙聽副將胡守仁統領往邊舊例巡按所劾不當下巡撫又不當屬運使御史又以爲言楊

無以解張亦甚愠自言于高乃得寬六年閏二月上

御門疾作還宮

見大政末卷

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看

三日高以東宮幼而講官新選無慣熟者請五日一入

看張喉保言于上每日輪一人自此畧試異同矣尚

寶司丞劉奮疏五事一日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果斷恩威莫測臣下斂手無敢弄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人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協于公論乎卽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只圖身便朝廷名器本礪世之具而輒以市恩先帝之世孰敢爲此乞大奮軋綱獨觀萬化則政柄不至偏重蓋爲高而發



也給事中曹大埜劾高大不忠十事言前 聖體違和  
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曹金飲酒作樂一也 東宮出  
閣講讀拱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敢于自尊無人臣  
禮二也自拱復用昔日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降黜殆  
盡善類一空三也曹金無一才能乃自副使陞刑部侍  
郎給事中韓揖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以承指而超  
爲右通政四也科道乃 陛下耳目拱每當選授卽于  
部堂戒諭不許擅言大臣過失五也結言官爲腹心凡  
陛下微有取用卽交章上奏至拱罪惡皆隱諱不言  
六也从掌吏部凡黜陟去留不恤清議蓋權之重過于

嵩而其引用匪人排斥善類亦甚于嵩七也副使董文  
采餽六白金卽陞爲河南叅政吏部侍郎張四維餽以  
八白金卽取爲 東宮侍班招權納賄贓迹大露八也  
沈鍊論劾嚴嵩謫發保安楊順路楷受指阿意誣鍊勾  
虜無辜見殺比順楷論死天下稱快拱乃受楷千金強  
辨脫死衆皆不平九也操江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  
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  
受 先帝顧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  
必欲置之死地至于大監陳洪之閑住出自 宸斷拱  
與洪密嘗諷宦官欲爲報復俺答歸順惟 聖威所致

拱乃揚言于人而歸功于已十也大桎本少卿曾省吾門生曾則張同鄉最相厚者御史張集獨劾大桎傾陷輔臣內曰昔趙高矯殺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先帝時嚴嵩納天下之賄厚結中官為心腹俾彰已之忠而媒孽夏言之傲遂使夏言受誅而已獨蒙眷中外蒙蔽離間者二十餘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已甚保匿之不發遣內官至閣曰上位說張集如何比我為秦二世將欲廷杖集在朝房聽挈分付後事謂必死矣竟寢

集疏與臺省彈馮保五疏史俱削去

科道皆欲論張疏且上高力止之方

待罪九卿科道竝上疏保留給事中徐夢桂疏劾奮庸

怨望譏刺程文又盛頌高摘大桎疏一一辨折得旨奮庸降二級調外大桎為軋州判官張知不能掩自往請罪高曰昨姚曠封送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曰遺詔我當國事當我行公柰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保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張益俛首願赦罪容改過乃推尚書高儀入閣蓋有人在傍不無顧忌也五月二十六日庚戌受顧命上崩六月十一日甲子上即位改元十四日丁卯高上新政五事庚午高遂被逐

以上詳大政未卷

庚午高儀卒凡高所厚

者次第黜去而楫為之首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

上出軋清宮門見一內使趨走周章執之則無鬚男子假內使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

本名章龍

問何自來

曰自戚總兵所來閣票著馮保鞠問保令人以刀劍各一置大臣懷袖中而自下廠蒞之密語大臣曰汝只說是河南高老使汝來刺朝庭我與汝官享富貴隨屬一心腹夥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大臣朝夕同處共飲食峻行前計又教之誣稱高老家人李寶高本高來同謀保發廠校五名至新鄭拏此三人硬成其事原非張本意又難與保異同復疏請令追究主使中外大駭謂居正實主之楊博已轉吏部尚書言于張此事關係

重大若果爲之恐惹事端楊又言之臺長葛守禮轉告僉都陳省走白張皆失色大僕卿李幼滋張之鄉人規曰柰何爲此事張曰我何與幼滋曰朝庭拏得外人而公卽令追究主使今廠中稱主使者卽是高老此名已歸于公何以自解張曰我爲此事憂不如死然尚未能得之于保也刑科欲送大臣法司審問未敢發御史鍾繼英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錦衣朱希孝等入廠同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東廠理刑官白一清謂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此不可不畏高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強以

大車言 卷三十一  
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不能免禍二君受馮公厚恩當進一忠言爲是未應既十刻餘天氣稍開遂提大臣會鞠故事嚴衛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大臣決十五板大臣大言曰原說與我官享富貴如何打我馮保卽問曰是誰主使仰面曰是你使我保色變又強問曰你昨日說是高老使來刺 朝庭如何今日不說大臣曰是你教我我何曾認得高老于是朱希孝厲聲曰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只該打死老公公不必問他遂罷審入宮猶以高老行刺事奏於 上有一太監殷姓者年七十餘亦卽跪奏曰 萬歲爺爺不要聽他

那高閣老是箇忠臣他如何幹這等事他是臣下來行

刺將何爲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顧保曰馮家

內中同行列者

相呼以姓曰某家云

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如何

幹這等事保大沮出而太監張宏亦走報于張曰事不諧矣張乃語科官曰此事我當爲處只不妨礙高老便了汝輩不必上本惟着鍾繼英回話罰俸半年二月二十日夜大臣送法司已中毒啞不能言二十一日三法司同審更不問所以王大臣亦只頰首處決張對人曰高老一事我憂愁今纔救得下又寫書南都及四方之人皆以救高爲功中間雖有飾詞然全以坐之則未應

狠而拙至此高自是奄奄不復振文無子其兄捷爲都御史先卒以其子嗣除舊補新另一番氣象兩 太后主于內以 上冲切待之嚴凡事必歸重內閣如 張太皇故事 上純孝奉教惟謹保亦能擁護挾張爲重四方無事張鉗制六部行其志凡建言稍違忤者必貶削閣中先有呂蒼梧再薦張蒲州凡三人四年御史傳應禎乞收用言官劉臺請節宰輔權勢皆謫戊五年丁丑子嗣修一甲第二 上諭曰先生功大朕說不盡只看顧先生的子孫九月其父文明訃至時夜漏下已二鼓昧爽 特旨留之香幣油臘金鈔布之賜以千百計

內暨絡繹至對之作樂曲狀扶以僕隸叩頭彊之立而受曰此頭寄上馮公公也密議起徐華亭代首揆以俟終制二次輔阿指引奪情例以聞褒答日赴請勉留又遣吏部尚書張瀚往諭六卿而下踵門如織保留之疏南北大小衙門幾徧內閣官送本票旨卽舉筆曰機務不可緩也內使就喪次問其事 某官張先生云何具以對凡三疏卽言守制是常情小節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何惜訾議乃允留京以次子馳釋回籍營喪事十月彗星見芒長數丈赤光亘天大內火十八日編修吳中行疏星變非常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

天意而順然後天變可消居正乞歸守制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規聽攸關居正謂父子相別十九年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外遂成未訣乃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啣哀茹痛於廟堂之上且責之以訐謨決策調元熙載或者非其情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四海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可以正萬民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居正之所以不容不留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逃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韙之名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談巷議 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尊教用協丕式或者非其理也居正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夫宰予短喪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然則終喪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且當時諍之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

大事記 卷三十八  
題之疏方以計間遂以例請謬矣台省諸諫臣乞留之  
疏實爲贅詞九昧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正非祖宗  
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十九日簡討趙用  
賢疏昔楊溥李賢在先朝省母還家賢旣已回籍奉旨  
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  
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  
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  
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  
逃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必有不能  
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積之數年而

陛下顧敗之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恐而爲此也臣  
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則所以干天和而動  
象者莫甚于此然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  
之不明也夫 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任  
糾繩之寄非謂其阿意順旨爲先也今輔臣之留 皇  
上主之亦旣有成命矣烏用是哢哢者哉不過逐影附  
聲以希寵要榮之念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  
誼而徇私情茂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啓之臣誠不知  
其可也二十日主事艾穆沈思考同疏謂頃居正有父  
之喪 朝廷援例奪情曾不移時而彗星突見意在廷

之臣必有能因天象指陳大義以感悟聖衷者詎期附  
炎鄙夫如御史魯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干犯清議望  
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死國是若狂綱紀風俗將大壞而  
不可止矣居正今以例留而厚顏就劾如異時國家有  
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大臣者若欲避之則於君父大  
義不可欲出則於父子至情又不安臣不知斯時 陛  
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宜速令奔喪守制以全  
忠孝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庭正朝庭正而百官萬民莫  
不一于正而一正足以格天尚何災異之不可弭哉疏  
入方以修省未發先二翰林具疏卽授揭于張諭令毋

上對曰已上矣怒甚令候

旨招劉榜眼城入語曰吳

子我甚愛他有厚望何乃做一箇羅一峯便了他一生  
羅有甚好處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  
可乎昔有劉臺誰卹瞎眼房師取上來幹此勾當因連  
言羅倫小子者三禮部尚書馬軋菴自強掌院王學士

荆石

錫爵

約衆詞林造門爲解拒不納馬以卹典爲言

乃得入微言外議藉藉竝有章奏在相公自處息此紛  
拏亟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王學士見景象非是逕造  
喪次曰書生輕率亦是一種道理平平處之則無事矣  
曰 聖怒不可測曰卽 聖怒亦爲相公而怒屈膝舉



手索刀作頌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王駭趨出劉榜眼在門怒目厲聲曰若與吳趙素有隙今非若下石加膏時也衆遂散二十二日二翰林杖六十卽日驅出國門二主事杖八十加鐐鎖禁獄遲三日始僉解發戊許學士國鑄玉杯一日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未成器贈中行鑄犀杯一日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流黃在中爲君子壽贈用賢進士鄒南臯元標聞四人當杖不勝憤而杖畢勅諭廷臣曰群奸藐朕冲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已私借綱常之說肆排擠之計再有黨奸懷邪欺君無上必罪

不宥鄒亦不顧䟽亟斥輔臣回藉守制以收人心以正綱常事臣于九月二十六日間居正三䟽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意尚啣哀懇求必見允而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䟽遂上臣讀此涕泗交流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斲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身冒鈇鉞爲皇上陳之居正之不去天下人共知也皇上之留居正豈以其有利社稷耶不知居正之久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偏頗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䟽舉姑舉其最者一進賢未廣限郡邑進學何寥寥也一決

囚太濫各省駢首何纍纍也三言路不通凡建白不先稟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罹罪者四民隱未周如水潦旱魃之災有司不以奏聞恐于大臣德政者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不可枚舉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紀綱况無利有損若此而可留之耶居正以非常之人自待今有人于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不曰異類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三年之喪果可謂小節乎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辨斥之居正之不歸無情可奪無服可起遠非賢之儔矣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 陛下之學且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若留之在京綱常自此而壞人心自此而死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爲故事逼脅至尊窺竊神器特反掌間耳抑又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臺省事係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觀御史曾士楚保留一疏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地蓋至于此夫今日上疏留輔臣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陳三謨也省臣效之身服豸繡心同犬羊不斬士楚三謨臣雖死不瞑目也二十四日杖一百發戍次日召張見于平臺慰諭從此素服入閣出朝房見客洋洋如平時而先沈修

撰懋學復書懋修謂今日之事盡孝于忠行權于經是矣顧不佞前所奏記意或未蒙深察昔伯夷太公竝就養于西伯一則鷹揚揮鉞一則叩馬採薇君子不以爲異心卽令太公亦未嘗以伯夷爲非義也老師之留爲世道計而諸子之疏亦爲世道計獨柰何視爲狂童斥爲仇黨乎二語出而天下疑所云力不能救者人不之信矣夫宰相以安人心培善類爲首策古今未有失天下志阻天下善而可以有爲者人心疑則奸雄借指善言阻則佞諛從風天下將有假豪傑非常之說以伺其意者而忠言日遠富貴之徒日近迨事機大謬初心而後悔之無及矣又書云此事原由聖明眷注而保留之疏似出逢迎此諸君所以有激而言也且子之孝臣之忠同倫之心原無軒輊老師以純忠報主容諸君存孝之說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在此然廷杖之舉老師竟不力救門下亦不進一言其得稱純臣稱諍子乎又貽書李司徒幼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止李答云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若豎儒腐生安能知之本朝惟王新建可以語羅生正不達此其時邪說倡舉國若狂而先張太宰往諭不

自得謂當力辭何少宰惟相亦對太宰謂天經地義不可廢南御史朱鴻謨救五臣革爲民南都御史張岳䟽俯允元輔忠孝完節調外尋閒住張尋致仕何汝南部謝病去寧國諸生吳仕期托言海中丞擬上書于張勸言當爲天下第一等人毋徒爲天下第一品官太平府同知龍宗武緝知報操江都御史胡禎檄寧國推官史元熙捕仕期置蕪湖獄七日斃沈修撰其同郡人也勢岌岌慮不免久乃得定而其時獻諛者不可勝紀張多厭惡擲去惟麻城人副都耿天臺先以御史與張引重至是撫福建初亦以爲不可久之貽書云辱示奏對錄

一冊仰惟 主上眷倚之隆閣下陳情之悃精誠纏纏溢于緇帙藉令世有仲淹而綴之太甲說命篇中當更爲烈不可論古今矣某嘗思伊尹毅然以先覺覺後自任初不解所覺何事近始省會撻市之耻納溝之痛此是伊尹覺處蓋君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全顧未肩其任便覺之不先譬彼途人視負重檐者其疲苦艱辛自與睽隔故不無拘蔽膠紐惟尹任之重覺之先其恥其痛若此卽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議可得耶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于易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爲聖人亦時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

茲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攣于格式而習狃于故常哉乃茲議論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憶昔閣下爲太史時曾奏記于華亭相君士紳僉艷羨之某嘗以請而閣下故恚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某時慄然竊謂世咸藉藉欽爲忠告訐謨而先生故以爲毒何也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于伊尹之覺而後知閣下之所爲毒其旨深也夫今士人自束髮咕嗶以來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爲賢而其恥其痛不切君民則世所謂爲賢非毒而何某非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明年二月副英公張溶冊 皇后王氏給事中李涑疏吉

典不宜預供事山人毛有倫見而刺以詩有市人不識宮袍色只道啼鶻血滿襟之句聞仕期死遁去三月給假歸葬 上及 兩太后遣中使郊送安車數十人昇之迎者方面而下用冕部禮趨奉塞塗過河南新鄭已病輿而出見相慰勞曰旦夕人乞佳木爲斂許卽致之既至斧劈且盡曰楚材當磔以洩吾恨抵家合省官俱來會葬惟巡按趙應元不至巡撫陳省守巡道馬文煒等請閱武蟒玉南面坐如大閱禮 五月還朝中使迎如前賜賚甚厚 丙申召見文華西室南戶部員外郎王用汲言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正准假歸葬事

竣陳謝內叙四月十六日葬父大暉山之原湖廣巡撫  
陳省撫治郎襄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會葬獨巡  
按趙應元奏內不見叙及臣竊爲臺中有人慶矣及數  
月應元有患病乞歸之疏乃掌院陳炯求悅輔臣遂參  
論其托疾欺妄 陛下但見炯劾應元恣肆任情巧爲  
趨避卽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爲其事  
而爲其人不爲此事而爲他事則會葬不與之故也又  
如舊歲星變示警奉 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所懲  
抑者半爲不附宰臣之人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  
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  
于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密者主事  
蔡文範也考後劣轉趙志臯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  
而同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固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  
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  
才名素負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臣不意 陛下以爲  
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爲宰相酬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  
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酬其私矣可不爲太息甚哉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  
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人則逢君之人少  
而逢相之人多臣竊憤之特爲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

天下猶有不可盡威劫之士或稍斂戢于將來而潛消其逸志此臣之所以忠 陛下之心也坐削藉居正疏向者劉臺爲專權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不至傾人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其詞愈遁而愈無忌憚矣九月遣太監魏朝取其母趙氏入京將至 上及 兩宮遣內臣郊迎厚賚十月新鄭卒乞卹典 上猶以不忠欺侮爲言張奏潛邸舊勞乃與祭葬先後毀書院晉太傅邊捷考滿加恩二十七月釋服褒以忠孝兩全厚賜佯上疏辭政諸臣奏留傳示奉 聖母諭拜張先生俟 皇帝三十歲再作商量

其年庚辰子懋修狀元及第九月下江西按問劉臺戊邊辛巳行丈量法福建巡撫勞堪殺前侍郎洪朝選壬午春杭州兵變民變徐華亭八十存問張自爲文言從來大臣安國家定社稷爲上然及身所得爲而止惟徐能托之後人以未太平功尤大蓋自命也自己卯而後居正之陷已極凡鄉試出題皆借之行媚湖廣題曰敬大臣則不眩乃錢御史所爲繼按者來辭出幼子見之某極口稱贊曰不忝乃兄居正嘻曰若論文學遠非諸兄可及蓋意在解元南宮握定必不居次遂古三元以配商文毅也五月居正已病迫試期不可去按者絡繹

遣人迎之進三百金爲路費艤大舟圍風鎮以伺六月  
病加太師自九卿而下建醮保護殆遍有重舉者人稱  
爲再醮洋洋不耻也丙午卒太監張誠視喪事賜賚不  
可計贈上柱國謚文忠喪歸過高郵大風漂溺甚衆方  
疾革起潘晟入閣以其黨王篆爲少宰曾省吾爲副都  
舊用王國光等掌部院同心聽命馮保蒲州無得異同  
可以久持十二月馮保發南京其黨已失奧援言官蜂  
起各有論列諸人相繼被逐下詔削居正秩奪贈謚諸  
子皆爲民遼莊王次妃王氏奏居正陷親王罪 詔刑  
部侍郎丘橐錦衣都指揮曹應龍太監張誠往藉沒監

以給事中楊廷相得金及器飾六千餘兩銀十萬七千  
餘兩房產價一萬餘兩曾省吾王篆傳作舟高志進寄  
銀三十萬兩撥空宅一所田十頃養其母敬修先自縊  
死又十五年新鄭贈太師謚文襄再蔭一子

此後申時行王錫爵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相軋之風稍  
息漸與吏部水火凡考察翰林官必內閣與掌院爲主  
壬辰一案部議決用王肯堂以出入申王二家指爲黨  
其實原舊交非附麗且學問優裕行誼端方輩中罕見  
其匹主者協慧者猶津津得意稱爲自來考察第一不  
知其解此亦千古不白之冤也位與吏部尚書孫丕揚



互訐其語至不可讀沈一貫獨相十年沉沉嘿運末年與總憲溫純相左前以妖書事欲羅織郭正域則臺省窺矚者實有罪焉又牽沈鯉同去無以自解朱賡持正存厚李廷機清操直口攻之曰奸曰頑何異詆伯姬以淫誣伯夷以盜賡卒于位廷機杜門五年方得去不克一日申眉余方在家李臨川先生曰且待他做出來又看此公論也臺諫之橫抹煞天理于斯而極葉向高繼之孫丕揚復出極相得凡事擬議補救甚多丕揚去趙煥以刑部尚書攝篆冀卽真開誠自結于葉旣入手寒冰矣方從哲又繼之 神皇崩葉再出逆進伏于內苦

口力爭初猶曲聽後漸格力求歸得允此後閣臣捧大權歸于逆六部皆失其職而吏部尤甚不忍言已

附錄

夏貴溪旣策免 上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

公謹者夏字也左右密語分宜素相恨不得已欲自爲功因白 上故輔臣言可召用有詔徵入京數使迎問於道比至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未有間乂之以河套事陷之殊死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神住長安出入公卿間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行者因薦之 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 上甚信其

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華亭以報道行卽  
爲紫姑語今日有奸臣奉事 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  
矣 上卽疑焉或以告御史鄒應龍以爲奇貨恐有先  
之者卽遽上劾索其事狀不能盡得惟取一二著者列  
之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華亭謫延平推官勤于職見  
上官守常禮不失有御史入境至建寧某縣幕故以科  
臣謫高卧自如將至延平疑徐亦必不出獨隨隊磬折  
甚恭御史深歎服陞浙江僉事督學一卷有顏苦孔之  
卓句批曰杜撰此生直上曰出自楊子何以云然卽起  
揖曰本道少年登科不曾讀得書承教卽拔優等由此

潛心學問尋究良知之說見之躬行居常儉素如老僧  
後雖極富貴終不改或曰矯飾以公孫弘布被爲比矯  
之不止乃成君子古已言之矣 在江西爲督學副使  
出鄱湖毛伯溫方視師貴州相遇邀酌毛故洪飲引滿  
公蔽之綽如終日不變色毛退而歎曰真宰相也 與  
分宜同官十餘年凡入直必五鼓起坐大門內聞呵殿  
聲卽上輿疾行與並不失頃刻其他委蛇之態實有之  
延飲并招其僕永年所謂鶴山者列席兩廂令諸公子  
陪之大呼猜拳博陸使之聞分宜亦以爲敬主及僕益  
親密卽胄子至狠亦藐視爲不足防也獨無奈新鄭何

或問其故不答蓋柔而無骨易弄剛而好勝難犯設使分宜柔中豈得乘間高之過剛入江陵度中不覺也

華亭善收人心陽明追封侯世襲謚文成而講學之派歸之矣海忠介卽陞京堂而節義之派歸之矣追雪貴溪而分州兄弟復其父官而文章之派歸之矣追雪貴溪而分宜容死世蕃市斬益見好惡分明矣似皆天留以待人不可無福天子宰相何獨不然乃若新鄭江陵不免自用失人心識既不透亦由福之不齊何者 穆廟入于位必不見逐且更表表得自盡其才張老兒尚可活其慶何至忿人言弄出許多手脚口舌公子未出幼何至

蹈諸城覆轍而過之耶 隆慶已巳 上特旨相趙內

江素豪直自用又爲 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召

新鄭而內監陳洪新鄭里人於是以原官召還掌太宰

事免其承 旨庚午罷內江已而陳南克自去明年罷

李淮南又罷殷歷下於是新鄭江陵並相有 詔不再

卜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

不足爲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

脫尚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爲大度後柄用頗久情

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奇以博寵祿華

亭幾殆 內江以理學著名旣大拜三營之議隱然知

兵自負有鞭四夷之志而實非其人做出一番沒究竟  
事且原非特見祖景泰初年分營操練之說不知當日  
文武大臣何如人今三世胄三督臣未見有善兵者且  
當薊州飭備諸將兢勸之日集思廣益何不就譚二華  
戚南塘謀之而輒倡此議何居至考察事既知不可上  
疏矣自當堅執以去就決之乃出與共事又不免忿爭  
共則必爭爭則必不勝日見多事亦未之深思耳江  
陵仗華亭之援而入閣仗新鄭之庇而安身一全交以  
相遠也一下石以相逼也自六年閏二月上疾作知  
必不能久意勃勃難一日容故發之甚密甚驟略無顧

忌設以華亭處此必從容待機會乘之蓋新鄭氣高原  
人所畏惡既易代悵悵已失所恃且以幼主視上必  
多破綻將群起攻之以應劉奮庸曹大埜之說又何煩  
汲汲也新鄭既爲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  
之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僕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  
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大驚幾不自存江  
陵爲之惻然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  
之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齎  
千金器物往獻江陵卻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  
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

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乃盡納其所獻翌日卹典得半 新鄭壽日衆皆以伊周爲賀其一獨舉孔子謂孔子生于魯國周流不遇魯用之不終高獨生一統全盛之世又事明主成蓋天事業覽之大喜張于堂上出入必頌稱快凡數日忽曰此老畢竟讓他卽命撤去 新鄭兄弟六人長捷都御史次掇千戶次公次操次扶經歷次棟通判操之子務實爲後後爭立疏于朝父之始解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畏之說擿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從史激怒目爲誹謗 上遂震怒下獄問狀刑書王崇

古當之罰金不從令謫戍極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召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杖先生何以不從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罪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朝廷紀綱 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奏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說應禎有八十老父卽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母無父此何謂不欺又申解一二 天顏乃霽故事朝紳下詔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及禎下獄江陵令錦衣余蔭偵送者以聞於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巖李禎

皆謫去 江陵剛復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說爲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石遠矣一日雷擊奉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往請江陵止之可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楊太宰博旣去廷推代者大司空朱衡御史大夫葛守禮皆時望所屬與江陵議論數有異同皆非所便諭令以南大司空張瀚居第三疏入 上曰朱某在工事煩不可動對曰是 上又問葛某非年老者耶對曰是再問張某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 上曰善命下舉朝大駭朱葛不久皆引去朱治河有功可工

部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河又建玉女祠於涿皆力爭內中不悅 太后又嘗爲武清治第費以數萬稽故事多所裁抑 太后亦頗啣之勢自不得安矣

舊例書帖外紅簽寫一正字江陵當國皆換啟字編修李貴起服相見當用賓禮其人謙甚江陵稍移其座李復來整且曰老先生居正厲聲答曰禮貴得中方進閣日影照其冠新鄭戲曰朝日斜照學士頭俗呼湖廣人謂醃魚頭也應聲曰春風早過先生耳俗呼河南人謂驢耳也其敏捷如此 江陵極愛華整一鄉居尚書致禮甚盛其帖自蘇州織成錦爲地金爲字用手軸展之

二丈餘色喜而禮不甚納終是孩子氣 受知華亭最深方在史館凡事華亭必曰張太岳以爲何如無頃來同後報之厚高蔡之際幹旋甚多且中其孫文集內徃來書札另刊一卷皆短幅家人父子不啻也足見華亭眼力 喪過淮安湖上人夢兩金甲神各帥兵大戰其一敗走得脫既至湖中日色皎然舟近千餘夾隊而行甚整旌旆蔽天鼓吹之聲聞數十里大半皆督撫遣軍弁護行者忽驟風盡飄散溺死甚衆幸存者樓櫓窗楹俱盡喪舟獨無恙神既怒矣猶不敢犯其柩固餘盛尚在耶 所至縣官費千金府倍之省會又倍之蓋護行者多夫價廩給會式豫貯以待諂者祭器尚用銀死猶如此則生而治喪往返又當何如或曰至南京久停爲魏公所驅未必然卽有之與伐喪何異况馮保尚在守備內監作主誰敢枝梧魏公在南終是一間寒衙門其敢出此令樹此風節耶





